

袁枚手书诗稿十五题校评

王巨安

浙江图书馆藏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存斋、简斋等)手稿一册,著录为《随园诗稿不分卷》(旧裱内外分别签题《简斋诗册》、《随园书诗稿》,下称“手稿”),行书,册页装,三十开,25.8×15.8厘米。有袁枚铃印九枚,其中,起首铃“十二岁举秀才”,尾铃“存斋的笔”、“以拙转少”、“目奇者誉之”。末有藏印:“景熙审定”、“覃怀郭会昌珍藏书画”、“浮山人”、“崔氏珍藏”。手稿收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并于2008年文化部主办的“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上展出,但其内容一直未受到关注。

手稿录诗十五题四十首,内容以感怀记事为主,另有悼亡、咏物、寓言诗各一首;形式以作者擅长的七律(十二首)、七绝(十八首)为主,另有古诗九首、五律一首。卷尾袁枚自跋云(图见封二):

七月二十七日,子才病痊,至十月始痊,命妇子扶出书斋,展视笔砚,如有重访故人之感。适似村公子琅函远来,命书诗册,册厚如梵夹。累之者甫除,而役之者即至,窃自笑也。且书中有叉脚并手之戒,时不肉食三月矣!严家饿隶,厌厌无生气,求为田舍翁,安可得哉!呵呵!

随园主人袁枚呈本

据《袁枚年谱新编》载,袁枚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七月,店作,……秋,病起”^①,与该跋文所述相符,参之四十首诗的内容,可以认定手稿书于该年十月。时袁枚43岁,绝意仕途辞官已四年,定居南京随园更已多年。似村公子,即尹庆兰(1736-1788),字似村,系袁枚座师尹继善(时任两江总督)第六子,一生不仕。乾隆十九年(1754)二月,袁枚在清江浦(今江苏淮安)江南河道总督尹继善署中与尹庆兰结识,一见如故,从此订交。

袁枚中年后数次自编诗文集,诗集最后定本为嘉庆三年(1798)刊行的《小仓山房诗集》三十七卷补遗二卷^②(以下简称“《诗集》”),除补遗外,各卷大致系年。考手稿所录各题,多系作者辞官后不久所作,《诗集》收入。但校读发现,二者内容多有差异:有两题中的四首《诗集》删落,有三题中的三首

①郑幸:《袁枚年谱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84-285页。

②该本第三十七卷由袁枚后人编入,收袁枚去世之年即嘉庆二年(1797)所作。

《诗集》重写；而字、词、句、联的删改亦比比皆是。手稿在直抒胸臆、表现真挚的性情遭际即作者所主张的“性灵”以及写作背景方面，远较《诗集》丰富而真实。兹依次加以整理校录，以详细展现其差异，逐一考察其前后意旨与删改动因，评析删改得失与作者的心路变化。序号为笔者所加。

一、还武林扫墓，路出吴门，宿抚军庄容可同年署内，留赠四章（后钤“楚人也”印记）

朝天闻说返征^[1]车，芳草青青^[2]梅熟初。旧雨正停青雀舫，新恩刚赐紫泥书。谈深半夜甄长伯，学重明时陆敬舆。宸翰深^[3]期何以报？为公一读一欷歔。余到苏，值公迎御赐书诗，有“早归其善活斯民”之句^[4]。

布衣欢好极生平^[5]，许住南楼客亦清。公壁问题^[6]“清到南楼客亦稀”。栀子花开春四面，女儿香赠月三更。蒙赠女儿香一合^[7]。心惊海甸哀鸿色，肠绕昌门打麦声。笑索清卿^[8]一囊粟，故人今已是苍生。舟中粮尽，故乞之^[9]。

随园秋晚驻风骖^[10]，叶叶夫容（芙蓉）露正酣。同把清藜照^[11]年少，各分吏隐占江南。看山妒我三间屋，出拜输公九岁男。公过随园，见小仓山花竹，辄云“可妒”^[12]。廿载科名风过眼，偶凭鸿爪记伽蓝^[13]。

相逢花下一题襟，买棹横塘作越吟。春酒玉堂天上梦，清明游子故乡心。风前努力崇明往^[14]，世外闲鸥听好音。更约栖霞山下路^[15]，碧云红叶共幽寻。公有同游栖霞之订，故及之^[16]。

[1]征，《诗集》作“巾”。[2]青青，《诗集》作“萋萋”。[3]深，《诗集》作“相”。[4]“余”至“句”，《诗集》作“赐诗有‘速归其善活斯民’之句”。[5]“布衣”句，《诗集》作“牙旗红闪夕阳明”。[6]公壁问题，《诗集》作“壁上题句”。[7]“蒙”至“合”，《诗集》无。[8]清卿，《诗集》作“官仓”。[9]“舟”至“之”，《诗集》无。[10]秋晚驻风骖，《诗集》作“往岁驻征骖”。[11]清藜照，《诗集》作“科名忆”。[12]“公过”至“可妒”，《诗集》无。[13]“廿载”一联，《诗集》作“廿载韶光风过眼，云龙角遂尚能堪”。[14]“风前”句，《诗集》作“人间努力留遗爱”。[15]“更约”句，《诗集》作“莫忘栖霞山畔路”。[16]“公有”至“及之”，《诗集》作“约共游摄山”。

本题作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诗集》改题为《过苏州赠庄容可大中丞》，收入卷十二。

本题既是作者对同年庄容可的赞美、感激、欣羡与二人情谊的肯定，更是作者辞官后心境的大披露。早在乾隆十九年，位不过知县的袁枚与仕途彻底告别，而此时庄容可已是江苏巡抚，彼此反差明显。作者原本只是还乡扫墓顺访同年，却适逢庄容可得乾隆恩宠，受赐御制诗，不免更激发对生平往事的回忆与两相对比所生发的失落与伤感，因此虽有“各分吏隐占江南”的自我认定，但更多是“布衣”、“已是苍生”、“秋晚”、“世外闲鸥”等自称与自喻，以抒辞官后的失意与落寂。

改作刻意从维护、修正作者自身形象出发，删借宿之事与“布衣欢好极生平”以及“同年”“清卿”称谓乃至交往细节（如第二首注、第三首注），改以“大中丞”、“巾车”、“官仓”等，表面多了肃然，却正是为淡化与同年好友这

一高官的随意之情,免被认为是故作亲近与有意恭维。删“风骖”,是作者忌讳早年的过度风雅;删“秋晚”,改加“云龙角逐尚能堪”,表明作者之后自信的恢复。从“风前努力崇明往”到“人间努力留遗爱”,将祝愿同年高升改为期盼同年施仁爱于百姓,体现作者晚年思想境界的提升。

二、出武林城二首

还乡重出武林城,天放湖光半日晴。翠鸟冲烟飞雨后,花枝当路劝山行。采桑人少蚕犹小,衔尾鱼多水正清。三十年前旧游处,闲花野草^[1]总关情。

屡问三叉^[2]路几重,故乡翻与异乡同。行人肩出菜花上,村女臂弯桑影中。两岸茶青三月暮,一丝发白万怀空。伤心欲问^[3]南唐寺,他日僧归塔可红?

[1]闲花野草,《诗集》作“荒桥野店”。[2]三叉,《诗集》作“前溪”。[3]欲问,《诗集》作“怕说”。

本题作于乾隆二十一年,《诗集》改题为《还武林出城作》,收入卷十二。

《诗集》的些许改动,体现了作者晚年的谨小慎微,不愿“闲花野草”四字使人联想到他以往的放纵生活,担心“伤心欲问”二句有不满仕途坎坷主动挑衅朝廷之嫌。

三、重九日,山邻翟云九孝廉招饮,听祝羽士弹琴

孝廉重九启华筵,客主三人琴一焉。两扇门关秋在屋,七条弦送月当天。羊求风义初登席,张邴家奴只隔烟。相对深山坐深夜,清商清角写流泉。

本题作于乾隆二十年,《诗集》改题为《山邻翟云九孝廉招,听羽士弹琴》,收入卷十一,内容全部重写,体裁也改为五律:

宾主一山隔,相招听七弦。风吹秋在屋,琴送月当天。清露洗红叶,晚花明白莲。归来双耳冷,馀韵尚悠然。

原作情景交融,启人想象。袁枚擅长七律,即使用典也是清新可读而不晦涩。羊、求,指汉代羊仲、求仲,皆雅廉逃名之士;张、邴,分别指汉代张良和邴汉,皆以弃官归隐告终。作者虽谦称自己与翟云九为“张邴家奴”,实际是以此比作这四人。清商、清角,均属凄清悲凉古音调。改作戒避清高,虽词斟句酌,内容似嫌空泛,灵动与韵味悠长的艺术性有所减弱。

四、《出塞图》为王寿峰作

阴山风大雪花明,匹马沙场落日行。汉代边声新画角,秦时月色古长城。春寒少妇三更怨,酒热阳关万里情。笑我封侯无骨相,不曾青海事功名。

本题作于乾隆二十一年,《诗集》题为《出塞图》,收入卷十二,内容同。

本题是作者借画抒志,写出自己壮志未酬的怨愤。改作去题中五字,使末联所表示的感怀明确为作者抒发,但抹去了此题由来。

五、病中酬赵黎村同年，兼以送别

当时同日赋《长杨》，廿载宾鸿过草堂。白下秋灯明旧雨，青山花影澹重阳。元方齿长居兄辈，中垒才多解秘方。刚是仲宣愁体弱，苦教秤药累真长。

已将仙露挹灵苗，便引晨风去碧霄。活我只因缘有旧，离君转恐病难消。秋深古道诗逾健，霜满黄河浪不骄。倘拜河间献王^{〔1〕}墓，为言故吏鬓飘萧。谓济斋先生^{〔2〕}。

〔1〕河间献王，《诗集》作“东平宪王”。〔2〕谓济斋先生，《诗集》作“黎村，故简亲王客”。

本题作于乾隆二十一年，《诗集》改题为《谢赵黎村征君治病，即以送别》，收入卷十二。

河间献王，即西汉刘德，汉景帝子，谥献王，墓在河北河间；东平宪王，即东汉刘苍，汉光武帝子，谥宪王，墓在山东东平。二人皆博学多才，为前后汉宗室之英杰，诸藩之楷模。济斋，即简亲王德沛（1688—1752），字济斋，屡任要职，操守廉洁，曾任两江总督，为作者上司，所以作者自称“故吏”。“倘拜”者，指赵黎村，名宁静，江西南丰人，简亲王德沛幕僚，乾隆元年由德沛荐为博学鸿词科征士。但原注使人误以为指德沛，而作者本意是以河间献王或东平宪王来喻指德沛，对此改作也未交代清楚。作者不直言德沛为清廷栋梁，而勉强以历史人物来喻指，耐人寻味。

六、姬人陶氏，家于姑苏，性静挚，工棋善绣，能弄翰墨，癸亥岁来归，今年八月初四病亡于随园。存一女，名成儿。余哭以诗，韵未谐而泪先下，辄为停笔，至十二月十八日强成六章

孤花一树晚风凋，宛若神君未易招。十二年来凉月色，照人春梦尽今宵。

去年秋雨病相如，累汝残灯两月馀。今日秋光^{〔1〕}依转健，玉钗声断夜窗虚。

制曲空教《叹百年》，玉膏红蜜总如烟。生憎江上无情水，只载妃央（鸳鸯）两度船。时姬随予从清江归^{〔2〕}。

開箱遺墨剩簪花，不見彈箏^{〔3〕}指爪斜。惟有悅顰針線迹，壓郎腰下尚鮮華。

流蘇斜卷碧云涼，一局殘棋冷洞房^{〔4〕}。腸斷左家嬌女小，麻衣低掃一帘霜。

燈花吹影滿庭秋，但說他生事總休。半夜啼烏兼斷雁，一齊聲下楚江頭。

〔1〕秋光，《诗集》作“西风”。〔2〕《诗集》无此注。〔3〕箏，《诗集》作“棋”。〔4〕“流苏”一联，《诗集》作“琴声不奏《楚明光》，梦短从来恨转长”。

本题作于乾隆二十年，原无题，《诗集》加题为《哭陶姬》，收入卷十一。序

删减为：“姬，亳州人，工棋善绣，癸亥来归。生一女，名成儿。今年八月四日病亡。”原序痛陈悲伤，是袁枚伉俪情深的明证。改序文字不及原序一半，将作者洒泪数月、勉力玉成、令人感佩铭心的写作过程与体现陶氏情操的描写完全删去，以致味淡。还好加了个《哭陶姬》的诗题，尚能溢出作者的绵绵悲情。第五首上联之改换，则是作者将无奈离别与有情人阴阳两隔的沉挚悲情隐藏起来。作者后来敛收“性情”，对曾表现出来的伉俪情深也不放过。

七、引凤曲有序（后钤“好名之人”印记）

乾隆十五年，存斋避疟姑苏。或绳张校书女间独绝，强予往觐。则卷帘疑立，双眸泓然宛转，无倚市风。其阿母者，九子魔也，攫扇上玉美人去。女怒，代客夺还。予异之，迎于秋斋。自言小字阿凤，生十九年。春云霭然，相得欢甚，若将终身焉。亡何，阿母来，黦归，泪涔涔雨下。问欲留乎？不答。问他郎何以不如是？亦不答。赠金袖中，色然而拒，耻作河间姹女。予不觉泫然，遂两和其泪，点衫上而别。明日，阿母挟之迁去，不知所往。二十一年，存斋自秦中归，再过吴下，有郑叟者指天台山有桃花，不知刘、阮故旧雨也。既见，各齿击，曰是也；握手，且喜且悲；诵前赠诗，略皆上口；出故衫，泪痕宛然。临别，屏人曰：“能拔凤于风沙者，君也。妾非自媒，今不得不为强颜女子；能娶凤耶，当以媵侍礼见；能嫁凤耶，当以兄妹礼见。人寿几何，君忍一再误耶？”予沉思良久，书“十年以长”四字示之。凤无可奈何，干笑再拜。适故人赵文山守苏州，而中表戴右麟有下达之托，均告以故，答其母，逐之。六月初九日，执烛前马，昏（婚）于戴氏。余读《会真记》，常怪微之悔过有不终之恨，然则如予之以不终终之者，较于微之，当何如也？范蔚宗曰“哀窈窕而不淫其色”。唐人诗云“网得西施别赠人”。予有感于二语，作《引凤曲》一章。初意亦不甚决舍，为爱姬方氏所阻，故有第五十句以自忏云。（后钤“事无不可对人言”印记）

姑苏城外三春水，年年生长如花女。泛水寻花若个狂，牛渚矶边临汝郎^{〔1〕}。乾隆庚午六月初，长陵小市架（驾）轻车。迎来绛树春^{〔2〕}同笑，比到珠团玉不如。双瞳剪水鬓横云，千蝶罗衫百鸟裙。才共旗亭题画壁，便随深巷驻雕轮。水精帘外荷花放，神君降语流苏帐。明彗居然林下风，矜庄浑似夫人样^{〔3〕}。自言少小住横塘，静婉由来本姓张。舞袖能翻《大垂手》，弹箏惯唱《小秦王》。儿家名字君知否？请看钗头玉凤皇^{〔4〕}。二八芳年嫁狡童，浮花浪蕊日西东。蕉叶有心空卷雨，杨枝无力自随风。今朝身被明贤顾^{〔5〕}，碧鸾尾接银河渡。愿作衔泥燕上梁，休教落月鸟啼树。碧玉回身抱满怀，可怜金玦易离开。门前阿母香车至，坐上啼痕满面来。此时无力唱《回波》，此际情深可奈何？不受郎君金步摇，不歌乐府《念奴娇》^{〔6〕}。只留一把相思泪，当作珍珠两处抛。明朝重过碧鸡坊，银汉红墙事渺茫。青鸟信沉刘禹锡，碧天肠断冷朝阳。六年萍水^{〔7〕}重相见，桃花依旧如人面。云雨襄王忆梦中，王珉旧手存团扇。说到沧桑我欲愁，萧郎万里走凉州。往日馆娃馀蔓

草,新添小妇^[8]学梳头。百年两次托三生,欲诺还疑意转警。孝绰忽教姝改姝,练儿无药疗仓庚^[9]。定情为^[10]看水晶盘,嫁女无如戴叔鸾。下托长官刘子翼,上求太守白香山。昔日妃央(鸳鸯)今鸠鸟,莲花度出污泥早。换羽移官总是春,将缣比素^[11]知谁好?阊门万口说因缘,《红豆》《金筌》播管弦。剑坠龙渊雷拔地,珠升沧海月当天。置酒当筵鬓转斜,江山秋雨《续琵琶》。愿依长作司香尉,十万金铃护落花^[12]。(后铃“有情郎”印记)

[1]“泛水”一联,《诗集》作“牛渚矶边临汝郎,泛水寻花狂不已”。[2]春,《诗集》作“花”。[3]“水精”至“夫人样”,《诗集》无。[4]“自言”至“凤皇”,《诗集》作“自言家住横塘口,都知录事声名久。弹箏惯唱《小秦王》,舞袖能翻《大垂手》。但看钗头玉凤凰,儿家名字君知否”。[5]“今朝”句,《诗集》作“一朝曲被周郎顾”。[6]“不受”一联,《诗集》作“不学丁娘索翠翘,不封朱帛寄樱桃”。[7]六年萍水,《诗集》作“十年阿软”。[8]小妇,《诗集》作“小婢”。[9]“百年”至“仓庚”,《诗集》作“殷勤苦把三生托,惜花争忍看花落。振触娲皇炼石心,难禁子夜连珠诺”。[10]为,《诗集》作“代”。[11]将缣比素,《诗集》作“将姝改妹”。[12]“置酒”至“落花”,《诗集》作“惆怅当年范大夫,西施网得赠东吴。今朝位置倾城毕,明日扁舟泛五湖”。

本题作于乾隆二十一年,《诗集》题同,收入卷十二。序删改为:

庚午秋,余避疟苏州。或绳张校书女闻独绝。睨之,则拥髻疑立,妙婧流靡。自言小字阿凤,生十九年。迎归秋斋,随郎转侧。亡何,鸩母来,黜归,泪涔涔下。问欲留乎?不答。问他郎何以不如是?亦不答。赠赤侧袖中,色然而拒,耻作河间姹女。既别,不知所往。今年春,余再过吴,郑叟者指天台山有桃花,不知刘、阮故旧雨。既见,各齿击,曰是也,喜且悲。诵前诗,略皆上口。少选,屏人曰:“能为妾道地者,君也。肯畜凤耶,当以传婢礼见;肯好凤耶,当以女弟礼见。人寿几何,君忍一再误耶?”余书楚人称媚调之。凤无可奈何,干笑再拜。适故人刘鲁元、赵文山官其地,而秀才戴右麟有下达之托。讼言其故,笞寄辍,逐之。六月九日,执烛前马,婚于戴氏。余读《会真记》,常怪微之悔过有不终之恨,然则如余之以不终终之者,较于微之,当何如也?作《引凤曲》一章。

本题是乾嘉时期士大夫风流倜傥生活的真实细腻写照,也是最能体现作者所主张的写出个人性情遭际的佳作,却也成为《诗集》大加删改的对象,突出表现在:

收回情感,不惜减少内容。原序如同一篇纪实小说,情节丰富,叙事明晰。改序较原序(537字)减少188字,将作者内心所异的阿凤夺玉还客、俩人相处时的相得欢甚、惜别时作者的泫然和泪伤心情状、重逢时作者对阿凤多情相报的搪塞、作者决舍的犹豫与原因、作者最终的后悔与自忏等内容,统统删去。原作有诗句七十二,改作减为六十八,所删恰是作者集中赞美阿凤并为其仪态所倾倒的四句。作为全诗落脚点的最后一联,本表明作者怜香惜玉,对风尘落难女子寄以同情与关爱,改作也加以收回。

维护形象,不放过细微。细味原序与改序中阿凤表白字眼的变化,即“娶”

改为“畜”、“媵侍礼见”改为“传婢礼见”、“嫁”改为“好”、“兄妹礼见”改为“女弟礼见”等等，绝非随意而为，而是作者为与阿凤保持等级距离。诗中“小妇”改“小婢”，也出于此。“欲诺还疑意转惊”、“练儿无药疗仓庚”等句，因暴露作者变化不定最终后悔并生妒忌有损形象而被删改。

改变事实，不顾是否存在。序中作者拒绝阿凤的表白是核心内容，但拒绝方式改作与原作不同：原作是作者犹豫不定而以手书“十年以长”搪塞，改作换成作者称阿凤为妹来拒绝。而“笞其母，逐之”与“笞寄猥，逐之”，本是两回事，且原作中并无“寄猥”，也无须“讼言其故”，改作添加，疑作者暗指阿凤另有所好而为最终放弃阿凤制造原因。

改作谨慎的笔削，饰非的修改，显为掩饰、提升作者自身形象，但扼杀了个性，淡化了狂放与通脱，导致“性灵”大受重创，率真多被掩埋。

八、温皆山吏部爱歌者王郎，时令弟为上元令。吏部每致情款，碍于公廨，意颇难之。适其同年庄念农僦居河房，与郎相邻。温喜甚，邀予与诸名士吴兰臣、汪秋畬等酒场歌席，时相过从。温作六诗，亲书小楷，纳王郎袖中，予与诸公依每和之。王郎酬句有“已过今生”四字，故有第六首之末联

一树凉灯万瓦霜，四年重到旧歌场。板桥添个旗亭事，齐唱《王郎曲》六^{〔1〕}章。

自是王孙解爱才，故教双姓使君猜。郎姓王，又姓孙，故嘲之^{〔2〕}。衍波笺纸真珠字，便是温家玉镜台。

青溪咫尺路难通，阿弟琴堂最恼公。苦劝庄生居北郭，王昌消息近墙东。

柯亭吹笛聚知音，千朵梅花一样心。夜夜琵琶江水上，青衫黄叶酒杯深^{〔3〕}。

我有风情^{〔4〕}海内知，连宵偏和《国风》诗。紫云占极当书宠^{〔5〕}，翻肯交还^{〔6〕}杜牧之！时吏部有欲赠之言，及戏焉^{〔7〕}。

老去鸛鸛影更怜，章云曳雪散花天。坐中更有伤心客，也过今生四十年^{〔8〕}。（后钤“无所不可”印记）

〔1〕六，《诗集》作“四”。〔2〕故嘲之，《诗集》无。〔3〕第四首，《诗集》无。〔4〕风情，《诗集》作“闲情”。〔5〕“紫云”句，《诗集》作“紫云艳极红牙脆”。〔6〕翻肯交还，《诗集》作“那可旁无”。〔7〕“时”至“焉”，《诗集》无。〔8〕第六首，《诗集》无。

本题七绝六首作于乾隆二十年，原无题，《诗集》加题为《王郎诗并序》，删为四首，收入卷十一。序删改为：

温皆山吏部爱歌者王郎，嫌贤弟宰上元关防拘阂。其同年庄念农僦河房，近郎，戏曰：“从我而朝少君”。温喜甚，邀余与吴兰臣、汪秋畬等称娼前行且饮，申旦后止。温书诗册如蚕眠，纳王郎袖，诸公酬之。

本题及下题表明，作者升迁不果辞官后曾一度沉湎于“酒场歌席”，内心

时而涌现难以压抑的怅惘与悲伤。作者仕途不畅,源于他庶吉士散馆满文考试不及格而被外放县令。没有这一制度,作者将是别样的人生。“有官不仕偏寻乐”^①并非作者的初衷。

《诗集》所删第四首,是其下联含有不满当朝之意:“青衫黄叶”,乃作者自喻;“酒杯深”,语出元马致远的散曲《拨不断》,是马致远表示对元代统治者不满而宁愿归隐田园,不喜饮酒的作者借用,表达他心怀怨望但只能以酒解愁。所删第六首,当因作者长寿,心态更已得到调整,诗作刊印面世,只能暴露以往的沮丧。而序与第五首之改动,将作者曾醉心于酒场歌席及有意于书宠、追慕小杜、薄幸风情等佚事悄然掩盖。

九、再依前诗之数酬庄念农

两年仙鹤守柴扉,听得青琴便拂衣。我是空山老蝴蝶,庄生来后入城飞^[1]。

丰貂软雪古^[2]墙东,小苑^[3]银灯斗水红。别竖酒旗花艳处,卖珠儿作主人翁。

湖海元龙气未降,挥毫同倚旧吟窗。秦淮水上如珪月,照见才人影又双。

红儿宠尽雪儿夸,听过啼乌又晓鸦。只此帘前方寸地,几枝箫送六朝花^[4]?

风骚犹记^[5]楚江头,露叶霜灯话未休。君正风波依正病,隔年秋为两家愁。

落叶飘离两绝天,哀丝豪竹写中年。青莲何在东阳老,自顾浮生亦黯然。谓补萝情仁也^[6]。

[1]第一首,《诗集》作“三年穿老绿蓑衣,镇日悠悠坐钓矶。争奈前生是蝴蝶,庄周来后入城飞”。[2]古,《诗集》作“女”。[3]苑,《诗集》作“院”。[4]第四首,《诗集》无。[5]风骚犹记,《诗集》作“征骖可记”。[6]第六首,《诗集》无。

本题七绝六首,作于乾隆二十年,《诗集》改题为《再依前诗之数赠念农》,删为四首,收入卷十一。

本题比上题更明显体现作者的失意与自卑。仙鹤、蝴蝶、钓者,都是作者自指;庄生,即庄周,此借指庄念农。庄子思想本质是超世、遁世。作者以庄生梦蝶比喻人生虚幻无常,又表明自己与挚友庄念农欣然相聚忘记了烦恼,同时体现他俩的挚交关系。该年袁枚已市隐三年,改作以“三年穿老绿蓑衣”自喻更恰当。

改作于原作仅保留了一半。第一首含义彼此差别不大,但改作意境提升。值得注意的是所删第四、第六首。第四首上联披露了作者的颓废无聊,而下联虽是作者触景生情,却有诋清之嫌。历史上的六朝,均为割据,政局颠覆不安,

①袁枚:《自嘲》,《小仓山房诗集》卷十六。

存世短暂。面对乾隆盛世,怎能说“只此帘前方寸地,几支箫送六朝花”?第六首,是作者联想到“补萝情仁”而发。补萝,即作者另一挚友沈凤(1685-1755),号补萝散人。青莲,即唐李白,号青莲居士,此喻沈凤。东阳,指曾为浙江东阳郡守的南朝沈约,是作者自拟。其时沈凤刚过世,而作者已视中年为老。“哀丝豪竹”体现作者对好友离世的悲伤,“浮生黯然”表明作者自感前程渺茫。在赠庄念农的感怀诗中,夹入这首纪念沈凤的悼亡诗,本有点不伦不类,又与第一首意境全异,必然难以两存。

十、董彤庵观察过访随园,知事白两年又蒙廷召。新恩旧雨,且喜且悲,赠诗二首,奉送行旅

相逢空谷听流莺,又被官家唤姓名。老骥心贪闲处好,夕阳天放晚来晴。歌公诗句攀花立,爱我云山曳杖行。重整羸骖莫留恋,从来恩重此身轻^{〔1〕}。

十年前共累乌纱,弹指烟波感岁华。残腊横塘深夜雪,春衫芳草白门沙^{〔2〕}。一江风定闻呼渡,万里人归学种瓜。送出柴门还耳语,木兰船带几支花?公素多姬侍,故戏之^{〔3〕}。

〔1〕第一首,《诗集》作“甘棠枝上庆云生,知有贤人入郡城。乡里久归龚胜驾,朝廷犹记弱翁名。商量诗句攀花立,爱好云山曳杖行。坐久不知秋色晚,金鞍凉映月华明”。〔2〕前四句,《诗集》作“浮生踪迹等搏沙,记否横塘小玉家?知己忽逢三语掾,挑灯消尽六班茶”。〔3〕“公”至“之”,《诗集》作“公多姬侍”。

《诗集》改题为《董彤庵观察解组两年又蒙廷召,将赴长安,过随园话别》,收入补遗卷一。从内容看,此题是作者书此“手稿”时之近作。

本题作者一改以往内心的苦闷与沉重,明显表示出对仕途的轻蔑。第一首,以轻松友好笔调写董彤庵赋闲后再被起用,实际作者重在借机抒发人生认识,反复表示自己追求洁身自好,选择远离尘世放任自然的隐居生活。如此对比,不免会被认为是作者因仕途无望而故作清高,也容易引起朝廷的不满与问罪,故未被保留。第二首,作者同时用“一江风”^①与“学种瓜”^②两典故来劝喻:当董彤庵一行兴致勃勃渡江北上奔赴仕途时,远在万里的边关将士却纷纷辞离南归。

改作重写达四分之三,转为在赞美董彤庵中加以提醒。如用“三语掾”表示董彤庵论事简练精策,颇得作者同好,以致挑灯夜谈,引为知己,意在暗示董彤庵是个明白人。而所加的“龚胜”典故与保留的“一江风”、“学种瓜”,使劝阻意味增强。这三典故,或出自王莽篡汉时,或出自金兵入侵中原时,或出自异族主政全国时,作者一并同时借用,当隐示此时出仕不合时宜。在这样的心境与用意下,称与董彤庵“十年前共累乌纱”等亲密交往是不合主旨的,故被删。

①一江风,元曲牌名,多用于大队人马行路齐唱,唢呐锣鼓配合,以烘托声势。

②学种瓜,语出南宋陆游词《鹧鸪天·懒向青门学种瓜》。此引申为弃官归野。

十一、仿曹子建《送白马王》体六首，送家弟香亭之寿春

鹄鸣高树，阿弟歌上堂。将适远^{〔1〕}寿春，言辞古建康。五月触徂暑，大火熏炎光。汗影杂泪珠，并入杯中尝。酒客送征夫，未敢升高冈^{〔2〕}。明月入我家^{〔3〕}，照汝不在旁。

在旁无兄弟，胡不留征轮？轮蹄鸣辘轳，中心难具陈。无禄及介推，履蹻劝苏秦。元瑜甫弱冠，仲宣初从军。未行愁汝家^{〔4〕}，既行愁汝身。负米慰白发，加餐健青春。

青春二三月，山中营我屋。百尺阑干边，萋然春^{〔5〕}草绿。辽辽夜未央，冽冽霜^{〔6〕}已肃。寒^{〔7〕}月窥衰柳，秋灯忙蟋蟀^{〔8〕}。不畏累衾裯，所愁寒手足^{〔9〕}。海水日飞扬，人生日局促。鸿名满八紘，终究谁骨肉？

骨肉夫如何？念我曩病时。服药头岑岑，有背谁嘘之？中年无丝竹，哀乐来相欺。弱女终非男，天命亦^{〔10〕}可疑。扬名不续姓，达者亦狂痴。嗷嗷泽中雁，哀鸣求其私。阴阴桑榆花，渐老荫本枝。但愿弟达早，不愿弟归迟。当年阳亢宗，负弟山中嬉。

嬉游事未成，予^{〔11〕}衷殊了了。阿三娶糟糠，阿五识梨枣。两妹各有适，人少易温饱。弟也爱其名，所期在远道。误读《国风》诗，好色苦不早。予^{〔12〕}已负少年，君毋愁丑老。虽非萧史仙，玉女陪^{〔13〕}三岛；亦非牧犊子，七十犹枯槁。

枯槁（槁）孟冬时，百僚挥金鞭。刺史谒府僚，书记亦翩翩。青骊鸣广陌，采（彩）舟泛崇川。玉雪含春语，随君还空山。伯也《朔风》诗，叔也《河梁》篇。甥也亦能歌，八风金石宣。良时仅转睇，景运如风旋。暂且学黄鹤，矫翼浮云天。

〔1〕远，《诗集》作“今”。〔2〕“汗影”至“高冈”，《诗集》作“有泪各无言，含情且尽觞。秋豆未落萁，荆花方成行”。〔3〕“明月”句，《诗集》作“缘何明月来”。〔4〕家，《诗集》作“贫”。〔5〕春，《诗集》作“芳”。〔6〕霜，《诗集》作“风”。〔7〕寒，《诗集》作“残”。〔8〕“秋灯”句，《诗集》作“昏灯忙蝙蝠”。〔9〕“不畏”一联，《诗集》作“秋一入山林，寒先生手足”。〔10〕亦，《诗集》作“颇”。〔11〕〔12〕予，《诗集》作“余”。〔13〕陪，《诗集》作“翔”。

本题作于乾隆十九年，《诗集》改题中“送家弟香亭”为“送香亭弟”，收入卷十。

袁树久随袁枚住随园。乾隆十九年五月，袁树初触宦海，赴安徽寿春入知州刘介石幕。本题依曹植《赠白马王彪》体，寓意深刻，写与家弟告别而依依不舍，反映了作者浓浓的兄弟情谊，更是作者其时人生认识的集中抒发。作者或直言提示，或举历史人物典故如介推、苏秦、阮瑀、王粲等人事迹加以鼓励劝导，着重告诫袁树亲情第一，不要为功名利禄所累，即使名扬天下，也是一时风光，仍须回归故土，传宗接代。这与作者在第一题、第八题、第九题所表现的失意消极大不同，说明了作者辞官后心态的周折变化。原作“汗影杂泪珠”等四

句,本已大气而形神皆活,气韵流动,但“秋豆未落萁,荆花方成行”改得更好,婉转流利,含意尤深。“不畏累衾裯,所愁寒手足”,喻示兄弟情谊至深,但嫌直露,改为“秋一入山林,寒先生手足”,又过隐晦。从“天命亦可疑”到“天命颇可疑”,虽一字之改,反映了作者人生认识的提高。

十二、答香亭见怀

不忍离君忍送君,《阿干歌》到白云^[1]闻。孤花江上秋深雨,断雁天南日暮云。何氏小山无梦草,桓家蛮郡有参军。碧芙蓉水红莲月,几日^[2]归帆荡夕曛?

[1]白云,《诗集》作“阿兄”。[2]几日,《诗集》作“待汝”。

本题作于乾隆十九年,《诗集》改题中“见怀”为“见寄”,收入卷十。

作者用“秋雨”、“断雁”、“暮云”、“月光”、“归帆”等意象渲染对香亭的思念之切,用“何氏小山”典故告诫香亭功名之路坎坷凶险,不可能一帆风顺,最终归隐是必然之路。改作所体现的写作背景与作者愿望较原作更加清晰。

十三、鼠啮戏作

二十九夜,鼠啮于床。气矜之隆,视人若亡。余^[1]誓执之,空拳怒张。街枚用兵,弗惊其走。突如其来,一鼠在手。或曰放焉,相鼠有齿。挺(铤)而走险,急则噬子。予贪弗释,将扼其尻(尻)。果然大嚼^[2],食^[3]指血漂。阵伤而退,鼠乃脱逃。嗟余^[4]小子,拒谏不祥^[5]。为恶不卒,为善不终。劫昏侮^[6]黑,乘^[7]懦避凶。适可而止,奚至伎穷!戏为歌诗,以傲厥躬!

[1][4]余,《诗集》作“予”。[2]大嚼,《诗集》作“拒捕”。[3]食,《诗集》作“齧”。[5]不祥,《诗集》作“自雄”。[6][7]侮,乘,《诗集》互换。

本题作于乾隆四至六年间,《诗集》题同,收入卷二。

作为寓言诗,本题通过作者执鼠及被鼠咬的故事,说明凡事要么除恶务尽,要么规避风险,知难而退,有一定的哲理性和告诫意味。改作的文字修饰使诗意更明白。而“不祥”改“自雄”,则更合诗韵。

十四、宋徽宗玉玺歌

府经历郑坤得古玺二:一曰“大观珍瑜”,刻最深,玉粹白微滞,疑为火蚀者,依今尺纵横一寸五分;一曰“秘府珍藏”,刻稍浅,白微减而沁如碎瘢,纵横一寸七分。俱三尺螭龙纽,甲爪玲珑,蟠踞得势。按《宋史》大观二年,帝御大庆殿,受八宝,群臣称庆。先是,有以玉印六寸龟纽献者,文曰“羊天福延万亿永无疆帝”。又得良工,命作六宝,以合秦制天子六玺之数,与受命镇国,通曰八宝。然则二玺之为徽宗无疑也。价索千金,予许以三百,卒不可得,怅然何极!敝家中所有书画遍摩印之,为作歌:

郑君古之符玺郎,玢^[1]玩珍瑜家独藏。朱文深入半寸许,螭龙蟠纽牙须张。通天犀划太华雪,碧桃红洒麻姑霜。千金难仿今刀凿,一见如逢古帝王。忆昔道君全盛日,金装玉轴纷据摭。铜篆亲成《博古图》,法书聚作《大

观帖》。黄杨春满绛霄宫，花鸟餘闲召玉工。珠牌^[2]亲递刘妃手，画谱新翻艮岳风。澄心堂纸萧梁绢^[3]，都在双螭品定中。一朝兵扫汴城灰，帝去冰天玺不随。红罗裹罢三重录（盞），秋月寒生八宝辉。可怜玉石无情物，不念官家手泽垂。于今流落眼前过，千金难买愁无奈^[4]。汉井烟消铜狄青，《隋宫》曲断琼花大。且将书画集纷纷，广印朱砂压暮云。莫嫌亡国亡家物，刘岳张韩总后尘^[5]！

〔1〕玢，《诗集》作“珍”。〔2〕珠牌，《诗集》作“牙牌”。〔3〕萧梁绢，《诗集》作“真珠绢”。〔4〕奈，《诗集》作“那”。〔5〕“汉井”至“后尘”，《诗集》作“仙篆烟消宝篆存，灯檠土朽冬青大。几度摩挲忆倍怜，宣和遗事想当年。胜逢白发深宫女，同说红羊小劫天”。

本题作于乾隆四至六年间，《诗集》在题后加注“有序”，收入卷二。序删改为：

郑殿扬得玉玺二：一日“大观珍珠”，刻最深，玉粹白微滞，疑蚀于火，依今尺博一寸五分；一日“秘府珍玩”，刻稍浅，沁如碎瘢，博一寸七分。俱螭龙纽。按《宋史》大观二年，帝御大庆殿受八宝云云。然则二玺之为徽宗无疑也，不能得，不能忘，付之一歌。

原作借物寓情咏志意图明显，改作完全出于畏惧文字狱。清的前身为金，北宋亡于金。作者描写宋徽宗玉玺，本为当朝所敏感。原作不仅详尽介绍与追念宋徽宗玉玺，还袒露作者对此识而不能得所导致的极度惋惜心情与不满家中藏品逊色的失态行为。特别是最后六句，作者把对宋徽宗玉玺的钟爱情感进一步深化到江山社稷，不顾时所大忌，大胆推崇力主抗金屡建功勋的南宋名将刘光世、岳飞、张俊、韩世忠，表达出作者愿为复兴汉民族而步这些爱国名将之后尘。这在清廷文网森严之时，真是难得一见，令人感佩。可待付梓时，却又不得不改！不然，恐怕不仅是牢狱之灾，而是大辟祸及全家了。为此，改作也不得不对玉玺的挚爱与惋惜失落情状一并掩藏不露，导致全诗情氛素然浅淡，而绝无原作那样感情充盈，含意深远。同样，“萧梁绢”之改，当因历史上的萧梁王朝混乱不安而短寿，须避故意影射之嫌。

十五、岳水轩招饮竹下

江城秋在酒人家，酒置秋斋兴每赊^[1]。风定竹呈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红鞭携出天山雪，绿沼同沉碧玉瓜^[2]。水轩以哈密鞭示客^[3]。归去宾朋明月下^[4]，满墙醉影自^[5]欹斜。（图见封二）

〔1〕“酒置”句，《诗集》作“酒对秋光兴倍加”。〔2〕“绿沼”句，《诗集》作“紫菊排成锦帐霞”。〔3〕“水轩”至“示客”，《诗集》作“席间出哈密鞭相示”，并置于“红鞭”句之后。〔4〕“归去”句，《诗集》作“半夜风灯送行客”。〔5〕自，《诗集》作“尚”。

本题作于乾隆二十一年，《诗集》改题为《水轩主人招饮月下作》，收入卷十二。

改作完全出于修饰，表明作者追求艺术上的精益求精。第二句的改动尤胜于原作，不仅造句优美，也使押韵变得和谐流畅。“半夜风灯送行客”之改，当

为“满墙醉影”而设计。虽然原作的“明月下”亦可显现“醉影”，但改作“风灯”，较之明月下明晰的醉影，显得朦朦胧胧，益富诗情画意。

以上十五题四十首，虽不足袁枚诗作的百分之一（袁枚存世诗作达 4480 多首），却是作者心仪而书赠好友的上乘之作，其中又多是他中年时期最为活跃、最具深度的成熟作品。在这些精选的诗歌中，最能体现作者创作主张的，恰恰是那些直抒胸臆的“性灵”之作，如刻画伉俪情深的第六题，披露个人情史的第七题，描写手足情深的第十一题、第十二题，以及借物咏志的第十四题等。正是这些情志自然流露、风格清新灵动的作品，造就了袁枚执诗坛牛耳数十年的盛名。但作者最终耗神费力、大加删改乃至重作，不仅仅从艺术修葺的需要，更是从掩饰、粉饰自己出发，抹去曾有的失意伤感和一部分风流逸事，以维护、提升自身形象，尤其是惧怕其时越来越盛的文字狱而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地字斟句酌以至删削，结果导致“性灵”的淡化与倒退。也就是说，时人所看到的袁枚原作，更富有“性灵”与体现“性灵”。这一变化，是作者囿于客观生存环境与高名之下的一种必然。至此，我们基本可以理解袁枚就删改旧作所披露的“几年学道敛心情，几度删除仗友生。到底难消才子气，霜毫触处怒花生”^①之含义，却更担心袁枚如此丰富并加系年的传世诗作，究竟有多少最终保留与体现了原貌？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图书馆古籍部

^①袁枚：《全集编成自题四绝句》其二，《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四。此“全集”指袁枚于乾隆四十年（1775）编刊的诗文集《随园全集》，收诗、文各三十卷。

出水折松飲竹下
 江城秋在江人家 酒置秋高興每餘
 風定竹呈千个字 霜高梅孕一身花
 紅鞭携出天山雪 綠沼同沉碧玉瓜
 水軒以哈密鞭示之 歸去賓朋明月上滿
 墻 碎影自款斜
 七月二十七日子寸 病瘧至十月始痊 命
 輝子扶出書寫展 視筆硯有重訪故人
 之感 墻

仙村公手琅函遠來命書詩冊厚如梵夾
 累之者甫除而役之者即至竊自笑也
 且書中有人脚並手之戒時不肉食三
 月笑嚴家餓隸厭之無生氣求為田
 舍翁安可得哉呵
 隨園主人袁枚呈奉

文见第 59 页, 第 70 页

公達先生在水昨託書為轉致一極想
 察及家前上川資式百元由書為代政清
 有知服窮約楊明遠兄同行道上海購三等票即
 可拉奉時務在南滿站下車 札前書已奉達此車
 茶水不便須自携暖水壺志局後俱樂部中到時即
 下榻於此由平發程日明補先
 面示此以
 張祺
 初伯英十
 十月十六

文见第 112 页

公達先生在水昨託書為轉致一極想
 起也老書現須景新里 萬寶和將候
 大稿之來事尚有在論時家山月必讀成書之竹今序
 期又過一年無怪前途致電屢次局友催向未深究抱
 愧此時勢難再延且局銀年整近月所用皆即制費而匯
 兌急停不惟成稿一事亦能欲於同人者若欲待西則自前太
 須截公局印書用矣 倘秋小書不暇盡之亦以
 善為三財
 不世英去
 十月廿四日

文见第 113 页